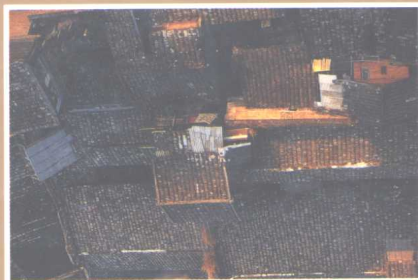


撰文：北 北
摄影：曲利明



城市的守望

——走过三坊七巷

老城渐渐远去了，
留下来的，
我们珍惜她，
凝眸一处，
这一处值得我们驻足留连。

郎官巷

郎官古巷

房梁遗梦

大型摄影散文珍藏版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房梁遗梦》

——大型摄影散文珍藏版

撰文：北 北

摄影：曲利明

城市的守望

——走过三坊七巷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的守望:走过“三坊七巷”/北北著;曲利明摄.—
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9

ISBN 7-80562-921-8

I.城... II.①北...②曲... III.①民居-福州市-摄影
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TU241.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391 号

主 编:叶恩忠
策 划:曲利明
撰 文:北 北
摄 影:曲利明
英文翻译:陈素梅
特约编审:戴木金
责任编辑:曲利明
郑 巍
美术编辑:郑必新

城市的守望

——走过三坊七巷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2 层)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889×1194 毫米 1/32 5.75 印张

209 幅图 65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562-921-8

K.34 定价:38.00 元

序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汪毅夫

历经沧桑洗礼的古民居应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标志。人类栖身居所的演变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从居无定所到结庐而居,这一小步,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今天,面对仍有幸留存在大地上的一座座古民居建筑,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不免会想到,那是时间的积淀,是文化的积淀,是先人劳动创造的结晶。一种邈远的情思在心中激荡。我们不妨驻足问一问它所经历的风雨,深情注视一眼它身上的斑驳年华。古民居是值得一读的大书。

有数据表明,民居府第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数量最大的一种类型。福建的民居建筑是中国民居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闽式民居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了我国家居建筑的艺术宝库。本套丛书的出版,我想,她很自然地会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福建古民居上来。事实上我们也有必要对八闽大地上历代的民居建筑做一次庄重的巡礼。

最后我还想说,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认识福建的古民居,认识它的沧桑与美丽,认识它的恒久价值。我更希望本套丛书有助于提醒人们保护古民居的意识。福建古民居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福建属于中华民族,它也属于整个人类。

2002年8月

PREFACE

Wang Yifu, vice governor of Fujian

The existing ancient houses that witness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deserve our attention.

Architecture is a sign of civilization. And human habitation advances with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But from the primitive cave-dwelling to the later hut-inhabiting, though a small step, it took thousands of years. In face of the ancient residences that luckily survived the time and tide, anyone with a sense of history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the sediment of time, of culture,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labor of our ancestors. Thus rippling deep in one's heart is a feeling, distant but concrete. Take a stop and listen to the hardships these houses experienced, and have a touch on the variegated remains. All, as a whole, is a book that is worth reading.

Statistics proves that domestic architecture accounts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 ancient building. Of it are the ancient residences in Fujian, which distinguish themselves in the treasure-house of ancient dwelling architectu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s, I think, will naturally draw a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buildings, a tribute we owe long to the ancient residences over Fujian.

I hope this publication will acquaint the readers with these buildings, with their hardships, their beauty, and their lasting value. And so much the better, if the books can promote a concer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ose buildings, because they undoubtedly are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that belong not only to Fujian, to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o the whole mankind.

August 2002

目 录

凝眸一处·····1

三坊七巷简图·····4

推开一扇门·····5

 朱门之一·····6

 朱门之二·····25

 朱门之三·····34

 朱门之四·····50

 朱门之五·····68

认识一个人·····79

 大人葆桢·····80

 老人严复·····105

 文人陈衍·····122

 军人国宝·····134

 男人觉民·····150

后记：我们昨天的故事·····172

附表：三坊七巷名人一览表·····176

Content

Prolusion; To Fix at One Place	1
A Figure of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4
To Push Open a Door.....	5
Vermilion Gate One.....	6
Vermilion Gate Two.....	25
Vermilion Gate Three.....	34
Vermilion Gate Four.....	50
Vermilion Gate Five.....	68
To Know a Man.....	79
A minister; Shen Baozhen	80
A senior; Yan Fu	105
A literatus; Chen Yan	122
An officer; Gan Guobao	134
A man; Lin Juemin	150
Epilogue; A Story of Our Past	172
Appendix; A List of Celebrities of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176

凝眸一处，这一处是三坊七巷，戴在她头上的金冠写着：“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仅仅 40.2 公顷的地方，深宅云集，大院比肩，曾经多达一千多座，还留下两百多座。都是老房子了，老得像我们年迈的祖母。岁月的风霜写在她脸上，但她毕竟还伫立着，伫立在福州新世纪的繁华茂盛中，宛若一尊塑像。

那一条叫南后街的路，最初的雏形是什么模样呢？比闽王王审知修建罗城更早时的雏形？你无法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不长的路，从北至南流泻而下，右边伸出三只手，左边摊大七只脚，将三坊与七巷优雅地携在两腋，整齐工整，纵向有序，已经一千多年过去了，竟格局依旧。兴亡多少代，涨落多少事，她却好像避在凡尘之外的清秀少女，变也在变，老也在老，肌肤中却固执弥漫着纤尘不染的华贵风韵，叫人难免慨叹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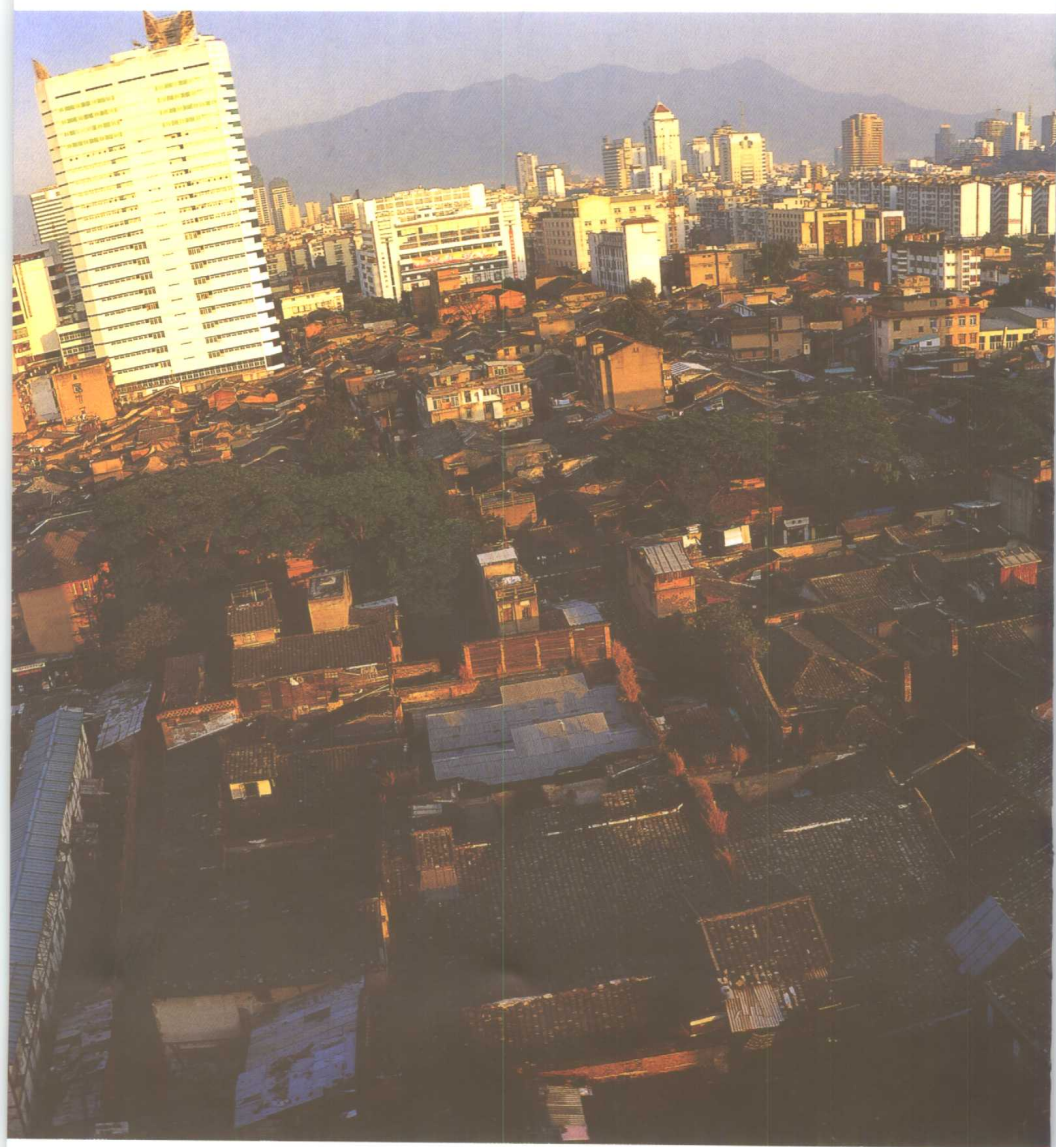
“福州的琉璃厂”，清代南后街曾获过的这样一个比喻，全城最热闹的是南街，其次就是南后街了。绸缎布匹、苏广百货、钱庄馆店、珠宝行、古书坊、裱褙铺——看明白了吧，全是锦衣玉食者的必需品，盯住的就是居住在两旁坊巷内的官绅学者、文人富商的腰包，还有来应乡试的各州县贡生们，巷内也曾试馆林立啊。书声琅琅，酒肉腾腾。清晨依呀打开朱门，可否赫然见到横陈路上的冻死骨？

在网络上搜索“三坊七巷”四个字，上万个网页花朵一样绽放在那里，目不暇接。知道这地方的人太多了，想了解这地方的人太多了。1986 年福州成为国务院第二批颁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她也是功臣之一。

有朋自远方来，常常说：带我去三坊七巷看看吧。

其实最北侧的杨桥巷在民国初期就被辟为马路，南侧的光禄坊和一街之隔的吉庇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也被辟为马路，虽然痕迹都在，还是老位置，旧貌却荡然了。纵有高科技在手，又怎么能将早已湮没风散的老屋奇迹般重新扶起？剩下的“二坊五巷”名字我告诉你：衣锦坊、文儒坊；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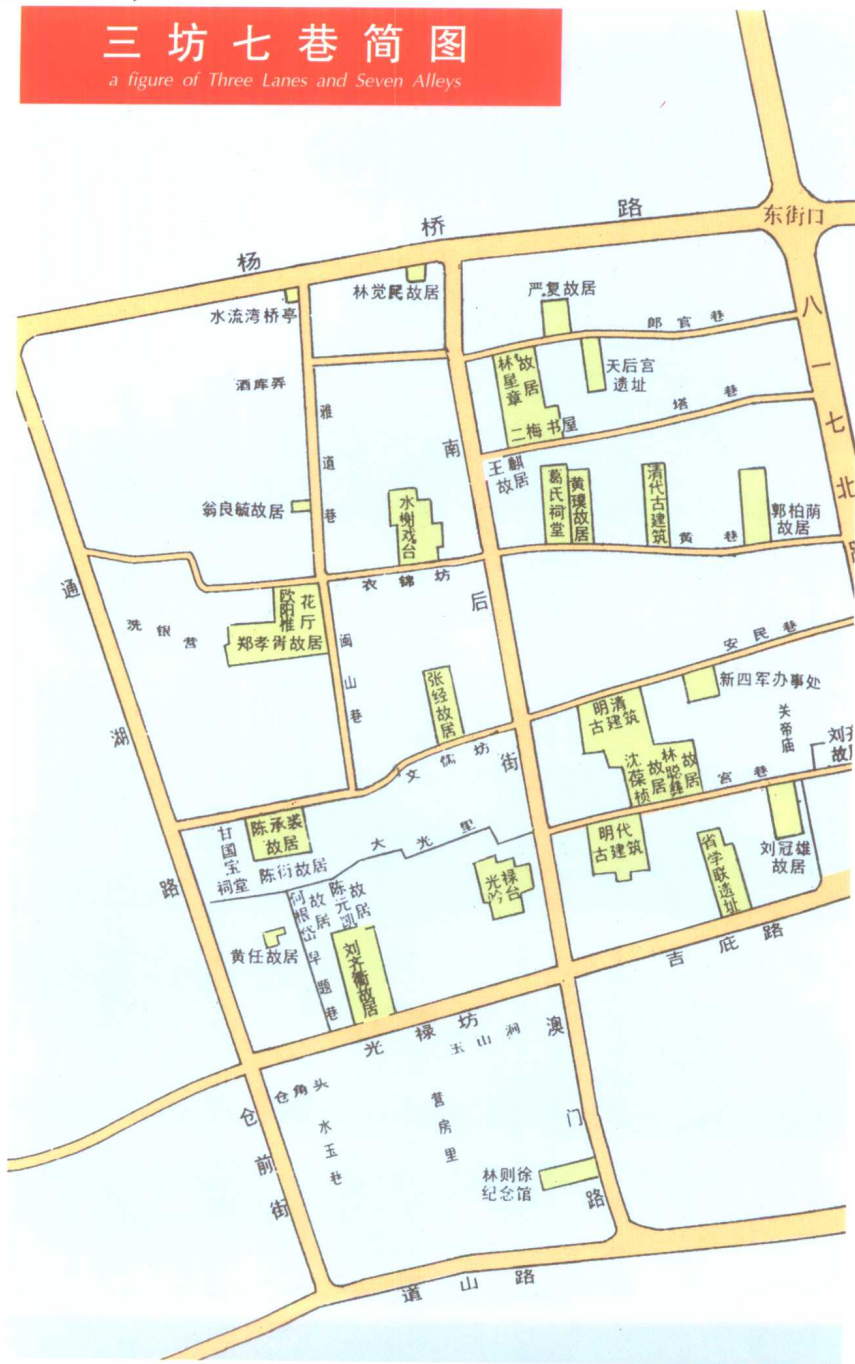
福州城曾经有过多少坊与巷？不知道。至少清末的时候，单鼓楼一带就有类似的坊巷 69 条。如今还剩几条？没人仔细统计过。老城渐渐远去了，留下来的，我们珍惜她。凝眸一处，这一处值得我们驻足留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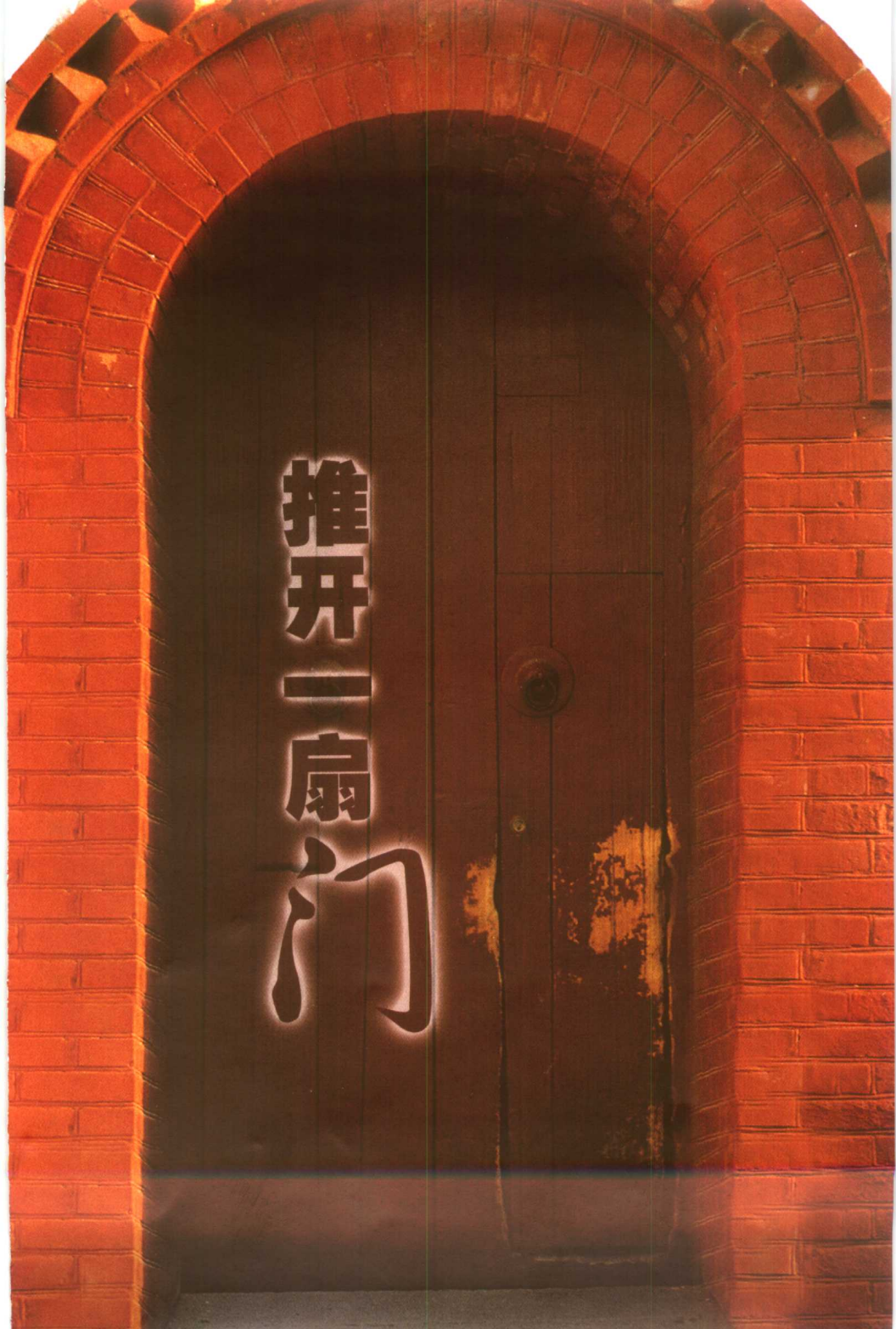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的重要标志之一，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one of the signs that distinguish Fuzhou a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was named an architecture museu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推开一扇门



①

从黄巢说起吧。一个多么遥远的铁血人物，站在幽静的时间深处，仍然粗粗地呼出不羁之气，令今天的我们随手翻开教科书，蓦然便与之迎面相逢了。

历史上那些真正能对封建统治者构成威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都在别处风起云涌泣血悲歌，地远山高的福建始终像位旁观者，袖着手，耸着肩，就是惊涛狂浪也未必有水花溅湿过来。也有例外，这个慨然高吟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来了，虽然短暂，蜻蜓点水，雁过柳梢，毕竟有足迹留下了。

唐乾符五年（878年），私盐贩出身的起义军领袖黄巢率领他的十万大军南下，经江西，转浙江，到福建，再下广州。一千多年前那个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黄巢不费多少力气，就让无能的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逃遁了，福州城里于是出现了一支奇异的队伍，有点野气，有点不羁，却是生气勃勃活力四溅的。有记载，说该支队伍“焚室庐，杀人如蚁，是时闽地诸州皆没”，又说“城壁公府学校，焚荡几尽”诸如此类，好像不太文明。但又有后人替他辩解，

说那是封建统治者的诬蔑，黄巢不错，举止有度，根本不滥杀无辜，所焚毁的大多是官府和寺庙之类的。往事成风，许多是非都难以辨认，不管黄巢是否乱杀人，至少有两件事他办得挺高雅，一直传为美谈：其一在某巷口贴安民告示，让百姓不要惊慌；其二是队伍经过黄璞家时，号令手下“此儒者也，灭炬弗焚”。

兵荒马乱之中，有嘴一时也无法说得太清，白纸黑字，有根有据，“民”当然最容易安下来，这个细节至少说明黄巢还把百姓当回事。老百姓也挺领情，贴告示的那条小巷便从此有了名：安民巷。

至于让部队灭炬过黄家，我细细一想，觉得这事多少有点造作的成份。

两千多年前，有着鸿鹄之志的陈胜携同吴广在北方起事，弄出很大声响，让无奈流落闽地的勾践后裔无诸看到一线生机，于是也举师北上，居然“以阻（狙）悍称”，令人挺开眼界的。后来楚汉战争，无诸再次发力，带兵协助刘邦打项羽。究竟帮上多大的忙姑且不论，单这个立场与态度就让人很受用，所以刘邦得天下后，就“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太不容易了，亡国之君的遗梦残恨终于在后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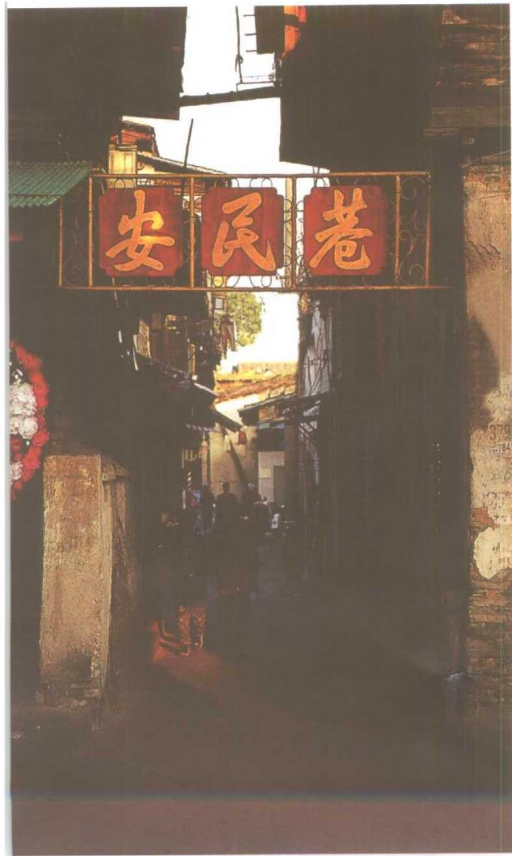
安民巷
Anmin Alley

孙手中重现几星光泽。这是公元前 202 年的事了，无诸于是开始欣然地在冶山之麓筑他的冶城，仅巴掌大，位置大约在今省财政厅、钱塘巷一带。前几年福州热热闹闹地纪念建城两千两百周年，纪念的源头就是冶城，它是福州作为城市的最早雏形。

过了两百多年，西晋时期的福州已经相当有样子了。新置的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在冶山脚下

走来走去，本来心情还不错，即使没有君临俯视的成就感，也有新官上任的新鲜感，怎料到尽管脚步迈得并不大，竟还是无须几步就走到地界的尽头，不免扫兴了起来。于是他在越王山（今屏山）南麓建起一座郡城（顺便还挖出一个西湖来），称为“子城”，面积比冶城大几倍，但这个“大”也是相对而言的，整座城宽广据说也仅 232 步。这之后的几百年，城市基本上就维持着这种规模，但人口却不断增加，尤其是永嘉二年，从动荡不安的中原“衣冠南渡”来了八大姓，拖家带口的八大族人啊，而且还不是终点，之后源源不断有人跟随他们的脚步到南方来寻觅乱刀利剑很少戳及的庇身之所。小小的“子城”简直不堪重负了，所以唐中和年间（881-885 年），观察使郑谔对子城进行拓修，南至今虎节路口，东南至今卫前街，东至今丽文坊，西至今渡鸡。又过了几年，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于唐天复元年（901 年）创建罗城用来“守地养民”，城南抵达涉利门（今安泰桥北），城西达善化门（今善化坊），整个三坊七巷就是在那时才变成“城里”的。

这么一大堆地说下来之后，我的意思其实已经非常明确。879 年 3 月，黄巢春风得意马蹄欢快地进入福州这座陌生城市时，黄



安民巷

Anmin Alley (the other end)

璞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城里人”，而是居住在离渡鸡口和虎节路都有几百米远的“城乡结合部”。尚且委身这地旁韵，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什么大儒，事实上黄璞的确是在891年才中的进士，3年后才任崇文阁校书郎。而黄巢在福州只驻扎了一个多月，就急匆匆挺进广州了。也就是说，当黄巢大兵从黄璞家门前经过时，那个黄璞仅一介书生，会写几首不错的诗罢了，风头正盛的黄巢为什么会忙不迭地“灭炬弗焚”呢？

《侯官乡土志》中说“巢中谣曰：‘逢儒则辱，师必覆’”。原来如此。心里不踏实，怕遭受覆灭的厄运啊。行军打仗之人，还有什么比“覆师”更可怕的？当然黄巢不是粗人，“不第进士”出身，虽然不第的是武进士，好歹也归得进“知识分子”之列，闲暇时他可能也读过黄璞的诗作一二，心生羡慕，又同是黄姓子孙，何不顺便放他一马，聚人心树形象，弄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名声千古传诵。

无论怎么说，这事总是让黄巢在福州获得不坏的评价，黄璞也跟着名声大噪。黄璞的祖先就是在西晋末年“衣冠南渡”来的，他们所居住的那条巷被人称为黄

巷。这一次，一个令整个福建地动山摇的姓黄的人，为了另一个住在这里的姓黄的人毕恭毕敬地灭炬，不得了，黄巷就一下子多出几分神秘莫测的东西来了。巷的名字宋朝以后曾经改过好几次，“新美坊”、“新美里”等等，虽然比起“黄巷”二字怎么说都悦耳顺眼很多，但老百姓不习惯，不乐意，所以最终还是回到老称呼上了。据说一直到解放初期，巷内还存有一块石匾，上面写着“唐黄璞旧

居”，后来就不知去向了。但黄璞的故居犹在，这是目前三坊七巷中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名人旧迹了。黄巷36号，飞翘的牌堵与厚实的风火墙仍存留着旧日的模样，朱门却已经被画着一对卡通人物的白色木门取代。不要奇怪，如今里头是省文化厅的幼儿园。要奇怪的其实是另一样东西：挂在门上那块不大的牌子竟密密写着：黄璞、陈寿祺、梁章钜故居。

保存完好的古宅程家小院（安民巷52号）

the intactly preserved house of the Cheng's (No.52 Anmin Alley)

